

第三部

# 血刃北平

方彪 著

# 末代鏢師



學苑出版社

# 末代鏢師

第三部 血刃北平

方 彪 著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代镖师. 第3部, 血刃北平 / 方彪著. —北京 :  
学苑出版社, 2015. 7

ISBN 978 - 7 - 5077 - 4805 - 5

I. ①末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5396 号

出 版 人: 孟 白

责任编辑: 刘 丰

出版发行: 学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

网 址: [www. book001. com](http://www.book001.com)

电子信箱: [xueyuanpress@ 163. com](mailto:xueyuanpress@163.com)

经销电话: 010 - 67601101 (营销部)、67603091 (总编室)

印 刷 厂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尺寸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53

字 数: 92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20.00 元 (全三册)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◆◆ 一、刀走回锋 ..... | 1   |
| ◆◆ 二、刀挺刃潜 ..... | 77  |
| ◆◆ 三、刀向阵门 ..... | 163 |

## 一、刀走回锋

东蒙大草原的黎明让人震撼，旭日从地平线上升起，血红血红的。饥鹰在天空盘旋，枯枝在晨风中颤动，虽然小草已经泛出了一丝浅绿，可是仍然使人感到霜晨的肃杀。

东蒙大草原是成吉思汗的龙兴之地，可是铁木真的子孙现在只能披着“狼皮”潜师行军。民生车上贴着的膏药旗深深地刺痛了义德的心，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中华大地上也许已经奔驰着上万辆民生车。中国人现在只能“化犁铸剑”，只有剑在手才能生存下去，才能不当亡国奴。

令义德欣慰的是，长城内外、黄河两岸、大江南北抗日的战旗飞扬。“母亲唤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”。身为军人，敌来我挡是天职，克敌制胜是本分，为国捐躯是归宿。遂在马背上吟道：

男儿横刀抗倭澜，血刃血溅敌胆寒。  
关东本是不屈地，白山黑水赤县天。  
草原大漠闻鼙鼓，扑面杀尘起狼烟。  
挥戈支天谁人事？塞马北风我心丹。

吟罢一声长嘘，六年前为了抗日来到了关东，六年后为了抗日又离开了关东。在关东大地上，女杰毕洁清自焚殉国，博王爷焚家抗战。有侵略的地方就有反抗，壮！壮！壮！有奴役的地方就有烈火，燃！燃！燃！今天潜师入长城，明天威威武武地打出山海关，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，重新升起在鸭绿江边。

午间饮马休整时，徐承志前来报告：“通过对沿途日伪电话的监听，可以确切地判断，在我军后面有一个小队的日军、一个连的伪军，押送两门九二步兵炮、一千条步枪到长城隘口青云岭交接。并拉回一千名战俘。

“战俘在沈阳北长沟火车站和驻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交接。令人不解的是七三一部队一再强调，‘要提供足够的食物和合格的饮用水，让战俘健康地到达长沟火车站’，鬼子怎么会有这种善心……”

说罢，徐承志指着路边上的电话线杆子说：“这条线路基本上和咱们的行军路线重合，在青云岭下的镇东堡和华北日军连线。咱们的行军路线是接近青云岭时避开镇东堡，由岭北的夹石沟越长城……”

义德听了报告后沉思了起来，日本军队是支野蛮的兽军，对战俘的政策是“不叛即杀”，甚至是不俘即杀，认为对战俘的看管是“不必要的麻烦”。对战俘如此关心、善心，实是令人费解，无疑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。

拜尔大夫说过，长春医学院的一些日籍教授在哈尔滨的七三一部队兼职，兼职者大多是研究细菌和微生物的，这位老博士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在搞细菌战……”

想到这儿义德蓦地站了起来，果断地下达了命令：“一、继续对日伪电话进行监听。二、派出骑兵侦察员扩大侦察范围，以确定我军四周是否还有其他日伪军在活动。”

骑兵侦察员出发后，义德和徐承志、张翰打开了军用地图研究了起来。现在的位置处于草原腹地，侦察核实后如果附近确实只有这一支日伪军，将其全歼是有把握的，但义德所虑是对这支特殊部队的任务还没完全掌握，最重要的是它和青云岭日军的联络方式。

“我们不但要全歼这支特殊部队，还要救出一千多个遇难的战友，不能让他们落到七三一部队的手里去当试验品。我设想两个方案，一是立即消灭这支特殊部队，打着他的番号到青云岭下的镇东堡进行‘交接’，乘机救出这一千多号被俘的弟兄。这个方案是歼敌易、营救难。

“二是在这支特殊日伪军的归途上打伏击，救出被俘的战友。看起来是简而易行，可是大草原上难于近距离出击，兽性的日军很可能用战俘当掩体，甚至用战俘当防弹墙。”义德说罢，看了看徐承志和张翰，目光是征求他们的意见。

徐承志把握十足地说：“这条电话线没有分路，鬼子的联络信号和呼语我已全部掌握。三天以来他们和沈阳的七三一部队办事处联系了三次，和镇东堡日军只联系了一次，是通知到达的时间……”

听到这儿张翰为之一振，说：“到镇东堡侦察是我去的，这个镇不太大，驻有一个中队的伪军，一个小队的日军。日军系步骑混编，有一个骑兵班……”

义德亦为之一振，说：“你选几个精兵再去一趟，摸清这一千多号弟兄是怎么关押的，到时候来个里应外合，绝不能出纰漏，更不能失手。”

张翰出发后义德对徐承志说：“你的日语虽然说得溜，但话多必有失。和鬼子接上头后，得下手立即下手。三十多个鬼子来个麻利快，干净彻底。开火时火力要猛，让小鬼子们没有还手的机会。”

徐承志点头表示“明白！”

奇袭镇东堡、救出一千多个被俘的弟兄是明天的事，今儿下午得先消灭这一个小队的鬼子、一个连的伪军。而且一定全歼全俘，不能有漏网的，才能保证明天的营救行动顺利完成。

徐承志下令全体人员把“狼皮”穿好，不能叫小鬼子从望远镜中看出破绽。然后把两辆民生战车横向排开，以便八挺轻机枪能同时射击。三百多名骑兵分左右两队做好出击的准备，实施两翼包抄。

一切布置完毕后，从望远镜里已经看见一队从东向西行进的部队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小队日军，后面是两门九二步兵炮，都由两头骡子拉着。炮车后面是二十多辆胶轮大车，车上均盖着防雨布。车后是一个中队的伪军，一个个歪带着帽、大背着步枪，没精打采地往前挪。

徐承志放下望远镜后，即下令通讯兵用旗语和日军进行联系。一个下士站到了民生车顶上，挥动着通讯旗发出了指令：“你们是哪一部分？立即停止前进，请回答。”

对方停止了前进，一个通讯兵站到了炮车上，挥动起联络旗：“我们是特字 05 分队，按本部 119 号训令，前往青云岭镇东堡执行特殊任务。你们是哪一部分，立即停止前进，请回答。”

徐承志下令用旗语回答：“我们是蒙疆第十六混成旅直属大队，在执行巡字第 17 号训令……”

双方的通讯兵发出了同样的旗语：“敬礼！请按原序列行军。”两支队伍进入了二百米的距离，越来越近了，徐承志打开了装甲车的顶盖，露出了上半身。行进在炮车边上的日军小队长立即止步立正，向“少佐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与此同时，民生战车上的八挺轻机枪同时向鬼子开了火。两翼的骑兵也向伪军包抄过去，形成了合围。

战斗太迅速了，三十多个鬼子得到了应有的报应——去见天照大神。一百多号伪军跪在地上举起了双手。只有两个不识好歹，窜入草柯子之中夺路而逃。

义德向徐承志挥手示意不要开枪：“让他们跑出一千米再处置，一个死的、一个活的。”徐承志点头表示明白，接过身边一个小战士的三八式



步枪，把标尺调到一千米，目测着狂逃者的背影，距离一到就听“吧沟！”一声，狂逃者一个狗吃屎就栽倒了。

徐承志回过头来把枪交还了这个战士，用手一指：“把那小子给我套回来，要活的！”小战士说了声：“您就赌好吧！”跃马而出。刹时就追上了这个狂奔的伪军，一抖捆绳就把他套住了，放慢了马速拖了回来。

拖到民生战车前时，这个伪军已经快散架了。义德低头一看，穿着呢子军装，蹬着高筒马靴，是个连长。徐承志笑了，喝令这个伪军站起来再跑，“不跑我就毙了你！”

说着，就向他脚旁打了两枪。这位连长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可是立即又扑倒在地上，口呼：“长官饶命，我再也不敢跑了……”

徐承志点了点头：“不敢跑了就办点正事，把你的队伍集合起来。”伪军连长从地上爬起来后，一瘸一拐地向前走了几步，从上衣袋里掏出了一个铜哨，吹了几声。跪在地上的伪军们纷纷爬了起来，以排为单位，排成了三列横队。

这时，几个战士把被徐承志撂倒的拖了回来。这块料是个日军准尉，是这个连的联络官。平常特别注意“威仪”，军装笔挺，马靴锃亮，手套白得刺目，脸刮得又白又青，鼻子上架着副秀郎镜，看起来挺斯文，甚至可以说有几分绅士的气度。可是为人阴损，缺德的事都干遍了，全连上下没有不恨他的，往地下“啐！”一口，就知道说的是这料。

这块料现在是后背让三八枪穿了个大洞，胸前一片污血，垂死挣扎时啃了满嘴泥。秀郎镜早已不知去向，露出了真容——塌鼻梁子。背靠黄土脸朝天，两蹄沾满了烂泥、两爪紧抓着两束枯草，使人联想到“救命的稻草”之说。

从年龄上来看，这块料本应该是个在校的学生，小白脸上还有几分孩子气。大概是有些家世、有些根基，入伍后就成了准尉联络官，也就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。

伪军连长也真乖巧，会来事儿，抢上一步说：“在请长官训话之前，我先和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大家都看见了，跑就死了这份儿心吧，我刘汉卿被套了回来，捡了条小命。这块料就没这命了，等着喂狼吧。

“长官是大仁大义，连我这个当连长的都格外开恩，给了条生路，弟兄们就铁了心跟着长官干吧。咱们改邪归正，图个活着有脸回家见父母，死了也能归葬祖坟。”

说罢，转身敬礼：“刘汉卿代表全连，请长官训话。”

义德示意徐承志讲讲。徐承志把头上的日本战斗帽往地上一摔，说：“这行头我还用得着，待会儿再戴。大道理我就不说了，抗日救国不是发财的路，盖不上房子置不了地。图个啥？你们连长说得好：‘图个活着有脸回家见父母，死了也能归葬祖坟。’”

“愿意一块儿进关打鬼子的，就摺在一起一块儿干。想回老家种地的，就发盘缠还乡。再去投鬼子当汉奸的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后会有期，总账一块儿算……”

徐承志的话刚一落音，就听队列里有人响亮地喊了声“报告！”紧跟着走出一个小伙子，向徐承志立正、敬礼说：“长官，我是翻译。鬼子的文件，电话通讯代号、呼号、序列通号全在我这皮包里。按预定的程序，今晚还要联络。”

徐承志接过了皮包，握着这个小伙子的手说：“你立功了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伙子立正答道：“郑新诚。”义德走了上来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从今天起，你开始走上正道。我诚心诚意地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队伍。咱们一块儿打进长城，还要一块儿打出山海关，光复全东北。”

“听你的口音是吉林人，吉林光复之时我一定亲自送你回家，对你的父母说：‘你们的儿子是好样的，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中国男人。’”

郑新诚的眼睛湿了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有了郑新诚，徐承志的棋走得可以说是顺中顺，诸事安排得天衣无缝。第二天上午，部队准时到达了镇东堡的北门。鬼子小队长山田率两个步兵班迎了出来，列队北门外布二列横队，军仪、军序、军礼均是合范中规。

此时，郑新诚已由翻译官荣升了“小队长”，坐在了第一辆装甲车上。装甲车后是打着五色旗的满洲国骑兵团，看样子是一个加强连，骑兵之后是两辆炮车和二十几辆满载的大车，有一个连的步兵押车。督后阵的是“关东军”的一个骑兵小队。这种安排是避免假日军和真日军过早接触，露出马脚。一行浩浩荡荡地直驰镇东堡，在日军横队前停了下来。

郑新诚第一个跳下了装甲车，跟在他身后的是佩有参谋绶的少佐——徐承志。山田和郑新诚的军阶、官阶均等，两人同时举手敬礼，然后互相握手。

礼罢，郑新诚把徐承志介绍给山田说：“七三一部队联络官大岛少

佐。”山田立正敬礼：“少佐阁下辛苦了，请到营房稍事休息。”徐承志摇了摇头：“不必了，军务当先，还是先看看战俘，然后进行交接。”

山田立正敬礼，答了一声“哈依！”郑新诚一转身打开了装甲车的车门，对山田说：“请上车带路。”山田一猫腰就钻进了车门，觉得脑袋轰的一声，就不省人事了。郑新诚关好车门后，顺手就下了这位小队长的王八盒子。

两辆装甲车首先驰入了镇东堡的北门——进入了长城。后面的骑兵一拥而入，进堡后立即两翼包抄，控制了有利地形。郑新诚、徐承志走下了装甲车，后面跟着一个“翻译官”。

北门内的空场上，一小队伪军列三路横队恭迎。伪军中队长迎了上来，立正、敬礼，并自报家门：“镇东堡守备中队队长王德顺……”徐承志叽哩哇啦地说了通日本话，“翻译官”指着王德顺说：“太君很不高兴，你的兵都上哪儿了，怎么不出来迎接？赶紧全体集合，太君要训话。”

王德顺转身命令身后的小队长：“跑步前往，通知二小队、三小队到北门集合。”然后又转过身来鞠着躬对“翻译官”说：“您帮忙，问问太君还有什么训示。二小队、三小队都没闲着，一千多号战俘得有人看……”

“翻译官”点头哈腰地和徐承志说了一通，徐承志哈哈大笑，拍着王德顺的肩头说了几句，最后一句话是“吆西！”然后又向他的肩头轻捶了一拳。王德顺受宠若惊，把目光转向了翻译官。

翻译官也笑了，说：“你走运，太君说你这个人还不错，让你进装甲车里，和堡外的山田小队长通无线电话。”

王德顺立正敬礼，转身就往装甲车里钻。

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，山田从车门中窜出来，像一头受伤的公牛，一头把王德顺撞了个四脚朝天。并抽出了战刀吼道：“你的良心的坏了，死啦死啦的有！”说着举起战刀就向王德顺劈去。

站在车旁的少佐，不慌不忙地拔出了大和橇子，对准了山田就是两枪。山田倒下了，战刀摔出了一丈多远。王德顺爬了起来，惊呆了、吓傻了，直挺挺地一戳，嘴里不断地重复“太君！太君！”

列队欢迎的三十多个伪军，更是惊呆了、吓傻了，不明不白地就让包抄两翼的骑兵缴了械。

山田上了装甲车后，在北门外列队的两个班鬼子兵失去了指挥，成了列队欢迎的仪仗兵。最后一辆大车进了堡门后，堡里传来了两声枪响。两位曹长觉得有点蹊跷，带着队伍就冲进堡来。

刚一进城门，四梭子驳壳枪子弹就扫了过来，二十多号人被撂倒了大半。剩下的调头就往回跑，刚一出城门洞，全被堵在北门外的两挺轻机枪扫倒了。

此时，前来听训的两个小队赶到了，王德顺也明白了过来，抢上前下令缴械。然后转过身向徐承志立正敬礼：“谢谢长官救命之恩……”

一千多名被俘的弟兄全被解救出来后，欢呼声雷动。大伙正忙着清理战场，安排被解救出的弟兄，义德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走到徐承志身边问道：“骑兵班的鬼子是怎么解决的？”

徐承志听了后一跺脚，说：“糟了！这班鬼子准是跑了。”说罢，跳上民生战车顺着公路就追了下来。

鬼子的骑兵班是新组建的，没接受过正规训练。山田怕在关东军面前露怯，所以命令骑兵班长说：“全员整理内务，准备长官巡视。没有命令不许外出！”

山田的目的是扬长避短，把骑兵班封在南门外的“马号”里，不参加对关东军的接待活动。直接原因是这个班的马不是北海道军马场培育的标准军马，是就地征集的马匹，兵员也是由步兵中抽调的，以一言蔽之就是“狗肉上不了台盘，摆不上宴桌”。

军令如山，听到镇北门的枪声后骑兵班长小原正不知所措，但枪声很快就停了下来，按照军规，此时只能“待命”。

小原正急得在“马号”里团团转，在镇里开西药房的三木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。听了三木的报告后，小原真是傻了眼。三木的西药店是特高课的情报站，此时也顾不得什么“特工条例”了，三木拿出“特工证”命令小原立即和他一齐冲出去：“只要有一个能活着冲出去，就要把这个消息报告军部。”

小原的骑兵班是鞍不配马，马不配鞍。鞍是“制式”，马是“杂凑”。跑起来更是人、马、鞍不合不济。跑出了没几里路，就得进行休整。休整了两次之后，三木明白了过来，这个骑兵班可不是护驾的“皇军武士”，而是要命的“拖累鬼”。

三木权衡再三，决定把“拖累鬼”变成“替死鬼”。于是策马和小原并行，指着路旁的一座坡缓的小山说：“翻过这座山，就是第711号情报点，我去联系一下。你们把速度放慢些，事毕之后我全速追上你们。”

三木策马上山后，消失在丛林之中。小原一行放慢了骑速沿着大道边

走边休整。可总不见三木追上来，心里也明白了过来，准备效法三木找个易于骑兵通过的小山暂避一时。可是时运不济，路两边都是骑兵难于行进的石岩，正在左右张望，徐承志的民生战车就追了上来。

小原不知好歹，抽出战刀大吼一声就冲向了民生车。其结果可想而知，连人带马都被撞飞了。小原的部下可比他聪明得多，有的沿着公路打马狂奔，有的弃马攀岩逃生。其结果亦是可想而知——逃不出民生战车的火力网。

全歼了鬼子的骑兵班之后，徐承志才松了一口气，下令返回镇东堡。再也想不到的是清理鬼子骑兵的驻地时，发现了三木换下来的和服、木屐。骑兵班有十一个人，十二匹马，马均不存，可以断定三木是骑着马和骑兵班一起逃跑的。

徐承志返回镇东堡前清理战场时，共击毙了日军十一人，缴获三八式步枪十一支，可以判定三木没有被击毙——跑了。三木跑了，义德潜师奇袭密云的计划，也就失去了实施的可能。镇东堡虽然得手了，可是日军的指挥部很快就会得到这一消息。只有迅速地撤出镇东堡，出奇制胜地出现在日军想象不到的地区，才能死中求生。

徐承志深思后做出判断，三木很难在12小时内和日军指挥机关取得联系，日军指挥机关获得镇东堡的消息后，也很难在24小时内完成合围的部署。也就是说，在36小时内镇东堡是安全的，以镇东堡为前进基地，可以插入任何地区。把鬼子吸引到镇东堡来，更有利于我军挺进日伪想象不到的地区。

徐承志报告了这一想法后，义德笑了。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只是你把日伪军估计得过高了。即便是三木在12小时内向日军指挥部报告了镇东堡的消息，日军也不可能在72小时内完成对镇东堡的合围。原因很简单：

“一是镇东堡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，群山环围，只有一条公路把这个古镇和外界相连，进攻者只能顺着这条公路实行夹击，不可能合围。不论是关东军还是华北方面军，对这座古镇都是鞭长莫及，进行夹击得从几百里外调兵遣将。

“二是日军战线拉得过长，处处进攻，处处兵力不足，处处设防，处处防务薄弱。虽然广设‘据点’，但据点中的兵力只能防守，无力出击。结果是大小据点变成了大小包袱。背着包袱也就更无力出击了。

“三是日军不敢夜间行军，白天行军也不敢长驱直入，怕遭伏击。作

战条令明确规定‘进入战斗区域，凡沿公路、大道前进，必须先行派出精悍部队对敌军可能设伏的地区进行搜索，并占领两翼制高点后，主力部队方能通过’。

“日本军人都很固执，对作战条令严格执行。对镇东堡实行长途奔袭、夜间偷袭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排除，但实战中兵不厌诈，日军也使用过长途奔袭、甚至夜袭的战术。所以我们不能放松警戒，还要扩大侦察范围。因为镇东堡一战，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都丢了脸，为了找回面子，一定会实行两面夹击。

“我们在镇东堡敲锣打鼓地休整三天，然后实行新的作战方案。三天中的主要工作是整编，被俘的两连伪军任其选择去留。营救出来的弟兄，是清一色的南方人。日军把他们弄到东北，不走京汉、京奉铁路，并由七三一部队接收，一定具有险恶的用心。

“这一千多号弟兄，咱们一定得带上，他们人地两生，口音又不对。如果掉了队，难逃日寇魔掌。从装备上来说，咱们现在是人枪扯平了。够得上一个加强团，为了壮大声势，可编成一个旅。正式番号得由军政部定，就先自称第一挺进旅吧。”

三天后的夜晚，月黑风高。关义德、徐承志和张翰执手话别。义德语重情长地说：“你要胜利完成任务，也要带着这五十多个弟兄活着回来见我。军人不怕死，但只有活着才能杀鬼子，记住！为了杀鬼子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活下来的机会。”

张翰立正、敬礼：“明白。”

大队人马潜师出发了，张翰还得再撑一天。留在镇东堡负责“接待”由长城内外前来夹击的日军。一夜平静地过去了，初春时节在长城沿线趴一宿可不是好受的。可是天亮后还不能睡上一觉，得在镇里四处转悠，装门面。

凭军人的直觉，特别是侦察兵的直觉，张翰判定今晚绝不是“平安夜”。天一黑，五十多名勇士兵分两路进入了战斗阵地。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，南北两路的夹击之敌，均是混编联队的建制。

所谓的“混编联队”，有双重含义。一是为了加强机动性配备有骑兵，为了增强火力，不但步兵增加了掷弹筒的数量，而且配备了轻装炮兵。二是这个联队是临时组成的，下属的各大队、中队，甚至小队，均是从其他部队借调出来的。战前才开了“碰头会”，可以说是“兵不识将，将不识

兵”。

天黑后不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。初春下这么大的雪，对于张翰的小分队来说，是“天佑”；对于鬼子的混编联队来说，是“天怒”，是上天行将进行惩罚的先兆。

华北日军“特遣混编联队”队长矢野归一大佐是冒险家，逢事就赌一把。他的信条是“冒险即成功，成功即冒险”。见天降大雪，即下令“跑步前进！”要赶在关东军前面抢个头功。

关东军的“特遣混编联队”队长是亘鹿丸二，人称之为“横路完二”。亘鹿是将门出身，自许是个“中国通”。手里有一部《汉语成语宝典》，没事时就背两条，然后到处引用。为人又横又鲁。见天降大雪，喜出望外高呼道：“雪夜取蔡州！唐朝的名将李朔就是在风雪之夜拿下蔡州的。这是天皇护佑，也是天照大神的启示。真正的男子汉们！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全速前进！”

“归一”的战术是偷袭，“完二”的战术是飞夺。“归一”的部署是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。步兵得手后骑兵再压下去，长驱斩将夺关。“完二”的部署是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。骑兵得手后，步兵从两翼包抄下去，左右合围，一举歼敌。概而言之“归一”的指导思想是“巧取”；“完二”的指导思想是“豪夺”。

张翰的指导思想是“乱中取胜”，让志在巧取的“归一”、志在豪夺的“完二”，在镇东堡内见个高低。

通往镇东堡的南北公路上都布满了拉雷，镇东的北门、南门内外，更是拉雷密布。张翰下令把“归一”的步兵放进城来，然后拉响了南门外公路上的地雷，把试图压上来的骑兵炸了个马仰人翻。骑兵遇袭后以为进城的步兵失了手，大队长小川少佐还真有点团队精神，拼命一搏要进城救援。步兵听见身后的爆炸声认为后路被断，守军要“关门打狗”，于是调过头来要冲出城门。

“归一”的骑兵和步兵在南门会师了。南门内外的拉雷也就全响了。骑兵有点邪劲，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城。步兵也有点歪胆，拼死进行阻击，在南门里展开了巷战。

巷战中，步兵的掷弹筒充分发挥了近战的威力，竟然把骑兵压出了城去。骑兵退出城后，鬼子的炮兵就向南门里开了火，誓为玉碎的步兵报仇。

“完二”听到城里已经炮声隆隆，大为恼火。关东军一向以老大哥自

居，可是小兄弟竟然敢先下手为强抢了头功。盛怒之下抽出了战刀，高声喊道：“天皇陛下的勇士，前进！”

跟在他坐骑后面的骑兵大队长丰田少佐也抽出了战刀，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：“男子汉立功的时候到了！”

“完二”、丰田率领着关东军铁骑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，抢占了镇东堡的北门。紧跟在骑兵后面的步兵，一进北门就分为两翼包抄了过去。

“完二”真不愧是将门出身，跃马冲在最前头，武士出身的丰田也不甘示弱，扬刀紧跟其后。刚冲到十字街，一颗炮弹落在了他俩中间，“将种”和“武裔”玉碎了。

冲进北门的步兵还没有完全通过城门，北门内外的拉雷全响了。骑兵失去了指挥，又受到正面炮火的压制，乱成了一团。听到身后的爆炸声，认为后路已断，于是分头向左右冲去，强行突围，正好和从北门左右两翼包抄过来的步兵迎头相撞，大雪之中混战成了一团。骑兵的目标大，在巷战中吃了大亏，于是纷纷弃马，利用地形、地物各自为战。

此时，“归一”的炮兵延伸了射击，把炮火覆盖了全城，打光了一个基数的炮弹才停止射击。重整队形后骑兵大队在前，两个步兵大队在后，迎着漫天的大雪杀进了南门。

“归一”给骑兵的任务是迅速占领北门，和城外的关东军取得联系。给步兵的任务是紧跟骑兵之后占领中心大街，然后向东西两侧推进，占领全城。

此时，“完二”的后卫步兵大队赶到了镇东堡的北门外。见城内火光冲天，喊杀声连成一片，大队长吉田羽郎少佐当机立断，率部队冲入了城中。一进南门，就和“归一”的骑兵接上了火。

吉田的后续中队还没有进城，进城的部队就被“归一”的骑兵压了出来。混战中吉田被马刀削掉了一只耳朵，这时炮兵大队赶到了。大队长松井少佐和吉田是好友，见吉田被砍掉了一只耳朵，又气又急。气恼之下乱了方寸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下令炮兵对南门进行轰击。刚登上南门城楼的骑兵少佐小川，第一个就被炮弹炸飞了。

雪越下越大，风越刮越猛。镇东堡城中的巷战也越打越激烈，参战的部队完全失去了控制，别说大队长找不到中队长、中队长找不到小队长，就是班长也找不到自己的士兵。求生的本能怕被杀，怕被杀的人则逢人就杀。

天怒、人怒，杀声四起。杀！杀！杀！直杀到大雪停了，太阳出来



了，杀声也就停止了。古镇中太可怕了，日本军人以杀人为业、以杀人为乐、以杀人为荣，但都惊呆了、愣住了，直挺挺地僵立着。

白雪；红血。天降白雪象征着纯洁、纯情、纯正。人流的红血象征着生命，象征着赤诚、赤烈、赤热。此时此刻，白雪上泛着红血，红血上盖着白雪。

天降白雪，是为了人间的丰收。日本军人的红血，是为什么而流？

“归一”默默地走到“完二”的尸体前，行了个标准的军礼。脱下了黄呢军大衣，盖在了这具血肉模糊的遗骸之上。然后转过身去，面向东方跪了下来，切腹自杀了。没有喊“天皇陛下万岁！”也没有喊“大东亚圣战万岁！”

“归一”切腹自杀的地点，正面对长城。归一终于九九归一，横尸长城之下，丸二也终于走完脚下的路。不论是将门之种还是武士之裔均毙命于长城之下，只能有“完二”之叹了。再过几天富士山下的樱花就要盛开了，盛开了也就凋零了。

燕山之巅，长城两侧的青松屹立了已逾千年，阅尽沧桑，依然挺拔。大雪之后，会更加青翠、更加俊秀。

“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”即景生情，义德口吟着这千古名句，率部潜师直扑密云。此时心中挂念的是张翰是否能全师撤出镇东堡，赵鼎诚是否能在密云布置就绪。

张翰原名张汉，赵鼎诚原名赵大勇，都是侦察兵出身，胆大心细，有我无敌。在沈阳转入地下活动时，怕引起日伪的注意，张汉改名为张翰，赵大勇改为赵鼎诚。

距密云县城还有十公里，义德和赵鼎诚在预定的地点见面了。赵鼎诚报告了最新的军情：“今天上午十点，一列由北平开来的军列抵达密云。两个大队的鬼子下车后开进了密云城。现在密云城中的日伪军总兵力超过二千五百人。县政府下辖的保安队、警察武装还不算在内……”

听了赵鼎诚的报告，义德沉思了起来。对于密云城他太熟悉了，密云县城分为新旧两城。旧城在西，建于明洪武十一年（1378年），呈正方形，设东、南、西三门，周长有四千八百多米，城高十米。

新城在东，建于明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，呈正方形，设东、西、南三门，周长三千五百多米，城高十米。新旧两城衔接处，有段八十米长的街道，称之为夹城，直通新旧两城的東西大街。